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九

集部

文選卷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  
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

望避敵逗撓

奴殺

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  
却也有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

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銑曰八尺曰咫餘

注同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善曰史記

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  
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

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  
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  
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

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善曰魏志太祖

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

者罪死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險侵軼

暨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善曰獯獫謂後魏也魏

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

薄伐獯獫至於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翰曰獯獫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是

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

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淮徐東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本作塗

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吳歷曰諸葛恪作東

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

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

師日費千金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銑

曰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五臣本作年

月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敝邑也向曰憑陵依據也故司州刺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

善本有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

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  
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  
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河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  
捶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誅曰率  
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誅大將軍  
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  
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鋪敦  
淮潰仍執醜虜翰曰亟數也餘文同方之居延則

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

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疎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  
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

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

虜以為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

北闕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

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也銑曰單于後魏主也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

而已哉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

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

夷狄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討不時言邁之土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邁翰曰受命不即行也故使蜩

謂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

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鬻居於邊地逐水草遷徙也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蟻之結聚而依水

也草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案甲而誕自

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遂令孤城

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

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向曰孤

城謂司州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

貽虧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

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  
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  
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  
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  
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折挫也  
衄辱也貽取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寔景

宗即主

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  
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  
曰寔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  
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  
為句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濟曰駭驚寔用也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銑曰言拔自

行陣之間也邁遇也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

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向曰言景宗指蹤非擬蕭

何獲獸勤勞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

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翰曰茂重也負檐

丁裁弛氏鐘鼎遽列

善曰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

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濟曰負擔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

疾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

自頂

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

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  
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

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且道恭云逝城

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

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向曰棄甲退敵也

生曹死蔡優劣

五臣本作當

若是

惟此人斯有覲面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

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翰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

曰人斯謂景宗也覲彊也

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

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

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也良注同

故能出必以律鎰銖無爽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鎰銖輕重也爽差也

伏惟聖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也向曰挺拔也略謀也

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翰曰出征者必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

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自逆胡縱逸久患諸

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

也聖朝乃顧將一車書善曰汧馬督諫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

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慙彼司氓致五臣本作累

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向曰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早朝永

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

肅明典憲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良曰肅敬憲法也

臣謹以劾

胡代反劾發其罪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

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

裨

將帥絰

胡卦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絰

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聞

向曰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凡毓育

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良注同是以

義

五臣本義上無是以二字

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曰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銑曰有

立謂立

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

永保鴻名而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

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

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

善本作常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伯

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

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

留奴自使

善本有伯

又奪寅息浚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

浚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

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善本無隔箔

攘拳大罵突進房

五臣本作屋

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

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

五臣本無物

之意整便打息浚整及

五臣本無及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善本無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

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

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

奴當伯先是衆奴善本有整兄弟未善本無未分財之前整兄寅

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

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

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

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

行

善本無行

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

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

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

整

五臣本無整

兄寅

五臣本無寅

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

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

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失車欄

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逵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逵范喚善本無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

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作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

車校具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

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

列稱善本無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

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作過見采

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欲捉取逡

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同視人買龍牽

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

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孃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

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

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五臣本作繼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

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閭閻

關三茸而名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讒諛

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向曰閭閻

里巷也茸小人也名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善曰漢書

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謂外戚驕奢之服也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善曰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釁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

濟曰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

甚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

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

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

辭謂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善曰謂打逡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

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

舜不失烝烝之孝

銑曰言整私其子則

薛苞善本作苞分

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高鳳自穢爭訟寡嫂善曰東

後徵拜侍中向注同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

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

田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善曰顏

翰注同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迹延年詠

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迹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昔人睦親衣

無常主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

無常母衣無常主則汜毓也良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責

曰衣無常主則汜毓也良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責

米也西京

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  
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  
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  
逢惡賓不逢故人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  
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

能折契鐘庾而襜

昌占

帷交質

徵二反

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

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  
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  
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  
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  
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嫂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  
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  
帷為質言整之罪深襜帷裳也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

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曰紳冕衣冠也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

除官輒勒外收

五臣本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

五臣本

制從事婢來音不款偷車闌

善本

龍牽請付

獄測實其

五臣本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

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

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巡致仕良同

善注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浪合之義升降窳

鳥瓜切善本作窳

隆誠非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

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窳下隆高揆度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

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交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

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

水濁舛猶離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善曰答賓戲衣冠之族

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

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姻婭亞淪雜罔計斯庶善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亞淪雜罔計斯庶善

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膺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濟曰淪混也罔無也

廝底皆賤人也販鬻祖曾以為賈古道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以祖

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明目腆典顏曾無愧畏善曰丁

財利有如商賈之道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忤孔安國尚書傳

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銑曰明目張

厚也目腆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善曰左氏傳史趙曰威

違世業之可懷向曰胤嗣也世業謂上藥卻之家前

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藥卻皆晉大夫其家

徽未遠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藥卻皆晉大夫其家

之比當時公卿旣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善曰鄭玄曰

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貨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又曰與臣隸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

阜隸賤者也言嫁娶之家結褵離以行箕帚誘咸失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貨也

所善曰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

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也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褵褵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其匹偶是

所以失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厯御寓弘革

典憲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銑曰宸厯天子厯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

改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陸下所以負宸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向曰殄滅也

於興言思清敝俗者也

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

斧文屏風宸

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

萬世同流翰曰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

負宸敝俗謂

臣實懦

奴品謬掌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

權臣口含天憲

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

雖埋輪之志無屈

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

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

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

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

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勢也右用  
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言已

雖有張網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王風聞  
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  
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

語注曰風來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源雖人品庸陋胄實

參華

向曰胄代也  
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檀道鸞晉陽  
秋曰王雅字茂德

東海郟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  
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

八命作牧王者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  
之三公亦八命

右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  
也

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勲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聞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

禁預班通徹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

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

侯也源預列此官

而託姻結

五臣本作好

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

曰秦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

先源人身在遠

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

胄

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

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

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音伐

善曰

漢書

齊閔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閔積功曰閱也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

慈吳郡正閭主簿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

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

五臣本無為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

聘禮

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

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

辨滿奮身殞西朝肩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善曰晉初

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晷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

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  
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  
晉初都洛陽也肩嗣子孫也殄死也滿  
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

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善曰漢書音義

曰連親姻也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  
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楊仲  
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

且買妾

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  
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閼杜預曰  
第簀也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  
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

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

湯得繩違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

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

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

僭糾謬格其非心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

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

源即罪善本無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

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

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善曰列子曰夏桀殷紂魯

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

以行媒之禮  
同抱布之事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

善本作雜  
薰猶不

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

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沂馬督誅曰聞之前典濟曰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

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蕕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豈有六卿之胄

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

宋子河

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銑曰子姜姓也言源

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  
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也蔑與憊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  
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此風弗

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翰

曰翦除源本塵污也聖明之  
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

善曰賈子曰宋

昭公革心易行  
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

濟曰伍等也已汚謂臣等參議請以

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

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良曰

源官品應黃紙臣

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銑曰典略曰  
楊脩字德祖諱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

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  
幸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  
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

向曰

損辱嘉命蔚矣

其文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

誦讀反覆雖諷雅

頌不復過此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濟曰諷猶

若仲宣之

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

也公幹淪魏

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

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

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

邑故云魏此疊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

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銑曰周章馳逐也

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容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向曰體同也發武王

名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

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彛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翰曰宣布昭明也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今乃

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

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濟曰竦耳傾聽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

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

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措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

比植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對鵲

曷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

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

王銑曰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

惡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刊削也

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

春

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

善本有然而

弟子拊

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善曰史記曰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品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餘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同善注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

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脩家子雲老不

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失照作善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

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

法言也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僞耶善曰毛詩

良同善注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

美仲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鵠鶚詩言如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

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

思也 向曰鄙宗過  
言謂壯夫不為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

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

文章相妨害哉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

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魏  
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向其勲銘于景鐘

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  
遺後世子孫也 翰曰魏穎追秦於輔氏其勲銘於景

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  
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輒受所惠

竊備蒙

蒙

叟

叟

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蒙叟奏工濟曰  
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

詠之人而已瞽瞍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曰其言不慙恃惠子

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良同善注季緒璅璅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銑曰

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璅璅小器也

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與茹同音欽牋還與

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善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能喉轉

引聲與茄同音 濟曰茄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

曰果成也 良曰上主 上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 地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

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茄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 圖徵曰聖

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  
長八尺施絃也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茄簫也

均曲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

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

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  
門工倡也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

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

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也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尚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

勝窮優游變

善本

作轉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弄曲也

暨其清激悲

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

入肝脾哀感頑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

濟曰北

之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

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衣衿泣流貌隕墜也慷慨

歎息貌

自左驥

都

史納

奴 塞

姐名倡

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納塞姐蓋亦當時之樂人

說文曰壪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向曰左驥史納塞姐皆樂人名倡樂也

能識以來

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竊惟聖體兼愛好奇善曰莊子仲尼

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濟曰兼愛多所愛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

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

喜之樂蓋亦無量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

訖竟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斯調喉轉也欽死罪死罪

###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註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俗

善本作世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

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  
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  
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  
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  
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  
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  
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濟曰王  
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  
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善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  
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

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  
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  
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  
異於末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  
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良曰鐸聲  
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  
才藝同於此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善曰  
矣餘文同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  
者終不可近而致之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煥炳  
也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辭光明也譬猶飛鬼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  
敢追況於駕馬可得齊足善曰呂氏春秋曰飛鬼腰褭  
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

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  
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翰曰飛鬼流星神駿也馬八尺  
以上為龍驤良馬名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  
可得言不可得也

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  
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

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凡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  
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 載懽

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  
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藏櫝置  
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

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

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五臣本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

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翰

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

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廁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自謂可終始

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

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

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

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

任也

善曰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

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虞謂冠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

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

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

之阮瑀陳琳也儔類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

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

濟同善注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

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  
爾雅曰尚庶幾也 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善曰鵬鳥賦曰化為

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曰後生可畏

伏惟所天

善本無伏惟所天

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囿善曰答賓戲

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囿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

籍為場囿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擣藻下筆鸞龍

之文奮矣

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

擣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向曰抗高也擣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

也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

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

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

此衆

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五臣本無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

善本作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

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翰曰墜失勅正蹈履

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

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善曰論語子曰

唯上智下愚不移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

時邁

齒戴

徒結

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

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耆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良曰邁往齒年戴大也觸冒奮首割裂謂冒鋒刃甘死而効其用不勝悽悽

音婁謹敬也

善曰尚書曰悽悽敬貌

以來命

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

牋向

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子時

曜靈日月匿藏也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

無以過也

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

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誼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

遂入秦見昭王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小也言比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小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

寘也頓猶弊也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

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然觀

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北鄰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

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栢人縣名

餘文

重以泝

祇

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謫

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泝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泝音脂漢書

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  
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

車之言也

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

趙信使窺之

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

引兵來至井陘口

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

望趙軍又使萬人

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

井陘口大戰良久

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

爭信旗鼓軍山二千人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

望之大驚乃亂敗

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南

喟然歎聲亮信也

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善同良注良曰廉頗藺相如趙

國之賢將也

故想其風邯鄲趙所

都東接鉅鹿存

五臣本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

也

作想

李齊之流

唐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縣下吾每

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

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即李左車翰曰闇弱謙也莅

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

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濟曰邁行豫樂也至

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饒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

亦懔懔有底幾之心

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

國尚書傳曰懔懔危懼貌

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懔懔敬貌庶幾慕近也

往者嚴助

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

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善曰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嚴承明之盧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銑注同曰軌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張敞在外自

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

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

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向同善注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

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善本作顯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

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古今一揆先後不質

莫

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

善曰爾雅曰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

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

與張敞陳咸相類也聊以當覲不敢多云

良曰覲見也

質死

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

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

其辭良

同善注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沖

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

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

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

伊尹也

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阿衡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翰

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

侯治曲阜有龜蒙

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

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

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

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

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簇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

州兼國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

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自是以來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

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况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

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濟曰先

翼輔魏室以

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良曰綏安也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

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

善曰王隱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  
虜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  
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  
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劇秦  
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姜維出隴右上帥  
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  
馳內向皆來朝服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

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

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開  
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  
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  
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  
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  
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謂葛誕反

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  
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  
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

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是

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作制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良曰謂封為晉公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善曰易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

意人元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向曰元大也光

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兒內外協同靡僭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由斯征伐則可朝五臣本服外其心合同無相違也

濟江掃除吳會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而文事勝矣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

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迴戈弭節以麾天下善曰長楊

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燹東馳今遠無以靡為弭誤也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

不服邇無不肅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

濟曰肅敬邇近也

大魏

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晉文

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由豈不盛乎

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

濟曰言公

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曹讓也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

勤勤小讓也哉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

為鄰曰鄰比也

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辭也

#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濟註同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

上黃下烏

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省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

固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

詩曰我馬維駘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汙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

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  
鄙才彊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作歎反鳥合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

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于孟嘗君孟嘗君為之鳴

流涕歎與鳴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  
謂別也惆悵鳴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况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  
作恐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

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

也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善曰潘岳楊氏七哀詩  
曰淮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

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  
命如秋葉蒂 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

王也邀遠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  
翻落也 數也 濟曰皆謙辭也

言不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  
足數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

明 良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 褒采一介  
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抽揚小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

曰庶小善 故捨耒 盧 場圃奉筆兔園 善曰詩曰九月築  
之有益 對 場圃西京雜記曰

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 銑曰捨耒罷耕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 五臣本 七澤 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  
作游 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

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向

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  
江會稽越境也七澤荊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

浮游也契濶戎旃從容讌語善曰毛詩曰死生契濶周禮  
也

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翰曰謂從行也契濶勤苦也戎兵也旌旌也長裾

日曳後乘載脂善同濟注濟曰鄒陽書曰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裾冠衣之裾也日曳謂

朝夕游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  
學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

髮晞陽未測涯涘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楚  
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

九陽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涯際也楚  
辭云朝濯髮於湯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撫臆論

報早誓

五臣本作逝

肌骨

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釁歸蕃刻肌刻骨

銑曰言撫持胃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逝往也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

善曰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

斗之水而活我哉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

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渤解方春旅翮先謝

善曰滄溟渤解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翰曰

解嘲云若渤解之鳥也渤解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

左右居也旅翮先謝自喻去王也謝去也翮鳥羽也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

善曰藩房王府

舊草脫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葦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也濟曰藩房

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葦柴門也謂肫素  
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輕舟反溯吊影

獨留

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  
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也良曰

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王左右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  
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

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  
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銑同善注  
曰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善曰冀王入朝而已候  
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舩艘舟名也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 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江也舩舟名王乘也 朱邸方

開效蓬心於秋實

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 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

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 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濟曰朱

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朧自謙也樹 桃李秋取其實也朧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善同良注 良曰言王如或 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

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 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

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 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

哀衽席 單席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橫集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眄又曰涕橫集而成行不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橫交也

任犬馬之誠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

謝之

記室叅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

臣五

本作應典冊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翰曰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濟曰副被也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善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

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况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

舊咳若改唾為恩眄眄代力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

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眄視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善曰論語子曰

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暉曰盍死暉曰吾未昔承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

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五臣本作契苦結切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

幸斯言

善本作其

不渝

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

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事當以卿為騎兵高

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

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

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

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

緒末也提挈謂許以為記室也旨雖情謬先覺而迹淪

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餘注同

驕餌

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與驕君之餌也

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

驕君之餌  
餌食也

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

五臣本作歡善曰淮南子

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鶯雀相賀憂樂別也

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同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

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也遂古往古也

將使

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也

神功無紀

作物何稱

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

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

紀述造化萬物何

以稱之作造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

賢抗足

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

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善曰魚目

似珠璵璠魯玉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

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

參也

銳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

突猶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善曰東觀漢記

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

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寔是塵汚

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

越且知非報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於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濟曰言雖致

命非所能報也  
隕降越墜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 善曰國語申胥曰昔楚

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

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銑

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奉被還命未蒙虛

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措紳顯顯愚恭深所

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

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措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

人顯顯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

翰曰措

蓋聞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立禮記

注曰致之言至也

濟曰為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

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是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  
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  
提撰爾雒維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  
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釣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  
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况

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  
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

士鞅謂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翰曰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

父順為齊侍中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善曰易曰雲雷屯  
兄懿監郢州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  
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  
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

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  
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

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  
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良曰

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  
左興盛十萬衆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

於越城破之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  
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慧景實依高祖

之兄懿

之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

旅言整衆也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

銑

雖累

曰班還也

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

繭救宋重胈

尼竹

存楚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

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高誘曰公輸般

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胈

也淮南子曰申包胥

累繭重胈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

見秦王曰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

五

以善本

今觀古曾何足云

翰曰以懿觀之

臣與善本同

以作居

今觀古曾何足云

墨翟申包不足

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

不可負以椎毀之

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

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閭豎而鴆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不賞之高功矣

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

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閭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王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闕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妲己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

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  
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  
有也明公據輦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

心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  
牙東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

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  
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

晉中書劉楨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表  
忠正以厲軍民之志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客所殺

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  
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

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  
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

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  
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

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  
曰罄盡也翰曰楚辭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

之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  
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祇神也山海之神罄盡

而效其福社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善曰漢書

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  
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  
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

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  
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

事而類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善曰左氏傳介子推曰竊  
於此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之功以為已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  
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

救人可乎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且明公本自  
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諸生取樂名教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

為乃爾向曰言高祖起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

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

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雅俗謂

正風不習孫吳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

俗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也良驅盡誅之善本濟必

封之俗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

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

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今則

不然誰之功歟

言高祖之功也

獨五臣本為君子將

五臣本

使伊周何

地

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遽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

公何地而立也

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不任

慳

貢口款悉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慳慳誠慳也廣韻曰款誠也

伏願時膺典

冊式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倣儻為志高問掾王默然後辟之

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與籍

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善曰泰階

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

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卦驗曰萬人聞

雞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

以

屬辟書始下下走

為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篲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篲也

銑曰擁篲申恭敬之禮篲帚也

鄒子居

五臣本有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

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善曰鄒陽

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翰曰

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籍無鄒

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濟曰陋鄙也  
良曰猥頓也大

禮謂  
辟命

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

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  
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

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

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善曰孟子曰孟

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  
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籍言

力不可彊  
不勝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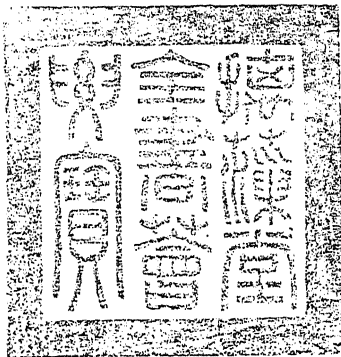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

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  
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頊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

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

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

者字所以表德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

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令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

道遇之甚也再言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桓子新者美之甚也幸遇也

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

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

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荅今陵又荅

慰誨

勤勤有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誨教也踰過也

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敏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自從初降

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善曰

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鞬

古韋鞬豆韋

茵幕莫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綠憤傳鞬注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於

事便也韋鞬氈帳也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為幕也戎夷之服也

羶肉酪

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合漿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

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良曰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

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

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牡馬

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

向曰笳曲馬鳴鼓吹之屬

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

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銑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

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濟  
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

務吞食也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

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

良曰禮義中國也無知謂匈奴

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

良曰

域國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善曰先君

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翰曰陵自傷令

功大罪小

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乃成悲也

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

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濟曰每念國家不明

察陵心忽然不

知生之有生

陵不難刺

七心

以自明

劊

亡

頸

以見

何

志

良曰難懼也

劊以刀自斷

顧國家於我已矣

善曰王逸注離騷曰

已矣絕望之辭也

曰

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

自明念國家於我恩情止也

殺身無益適足

喻

增

羞

故

每

善本無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

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

向曰攘奮也忍恥辱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

支音

令人悲增怛耳

善曰

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

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祗辭

也怛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前書倉卒

七

未

內悲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濟曰略言之則下事也

昔先帝授陵步卒

五千出征絕域

傳曰先帝謂武帝也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

翰曰作書時是

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善曰漢書武帝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

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

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

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

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

向曰師衆也

出大漠

善本作天漢字

之外入彊胡之域

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

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銑曰匈奴

軍有十萬也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濟曰疲勞倦

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

然猶斬將奪

居展

旗追奔逐

北善曰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奪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度漢書注曰師敗曰北

翰曰斬

賊之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

善曰張晏漢書

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

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向曰謂得人心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善曰

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善曰

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  
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匈奴既敗舉

國興師

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 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軍以敵陵更

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

相如

而去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主不如

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

創初痛決命爭首

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

持兵

向曰扶其創垂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

死傷

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垂其痛爭為先首而登也

積野餘不滿百

銑曰餘兵不滿百人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濟曰百人之中

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

走翰曰虜謂匈奴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火爭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呼無復甲冑良

故爭為先登

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向曰徒空也言

無兵器空首奮迅呼呼猶將先登而戰也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

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獻單于謂陵不

飲飲淚濟曰飲血謂飲泣也

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

無得免耳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

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於時

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

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

是遂降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不復可得欲引兵還銑同善注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其乃得免

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

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  
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翰同善注如雲如雨

言多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者豈容易而致力也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苟怨陵以不死然

陵不死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濟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

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有  
所字

為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

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

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

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犯曰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不如報德也

會稽之恥曹沫

亡

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

復句踐之讎報

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

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  
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  
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  
地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  
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  
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  
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善曰漢書曰公孫敖

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濟曰骨肉謂母與子

此陵所

以仰天椎

直心

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

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

實薄也

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

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

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向同善注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五臣本作室字善

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

也去室謂嫁也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

亡百

終堂謂母亡

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

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

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

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 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律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

五臣本無得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善曰二子

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于是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嘔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

令古身絕域之表

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

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吏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鼎切

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

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

善本無此字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

五臣本無長字

歎者也

銑曰

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

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

而武何謂云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依巨

死朔北之野

善曰漢書曰漢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良同善注幾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

近也

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鼉五臣本錯受戮周魏見辜

曰菹肉醬也

良同善注

鼉作鼉

錯受戮周魏見辜

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向同善注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

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

司馬子長

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

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

刺史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

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說遷與陵善故為游

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

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

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以

太史公牛馬走

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

司馬遷再拜言少

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卿足下善曰如淳曰少

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順於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順於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順於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五臣本作書賜教以順於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良曰勤勝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

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臣

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

子尚如此陵復

五臣本無復字

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死

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

薄賞子以守節欲使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聽聞也

所以

每顧而不悔者也

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

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

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

誅陵母亦負德也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

主豈復能眷眷乎

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

銑曰

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

葬蠻夷中誰復

五臣本無復字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

翰曰稽顙拜也

北闕天子所居也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

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功臣曰蕭何徒恃文墨顯居臣上

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

願

足下勿復望陵

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濟曰自嘆

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

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  
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  
勉事聖

君足下脗子無恙勿以為念  
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銑曰勉勵以事聖  
君相勸戒義  
翰曰脗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

產一子勿以為  
念言勿憂之  
努力自愛  
善曰老子曰  
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  
謂使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  
李陵頓

首

報任少卿書

談向同善注絲盞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

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

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閭人皆且傷其氣類

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

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之

善本無之字

豪俊哉

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良曰刀鋸官刑用刀也

餘謂餘生遷歎與官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

僕賴先人緒業

善曰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濟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

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

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業若待罪譴也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

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

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  
為務謂遷為中書令

意氣懃懃懇懇

五臣本作勤懇  
勤懇字若本反

善曰懃懃懇懇忠款之  
貌也良曰情切之辭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  
用而流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  
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

俗也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  
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僕

雖罷

五臣本作疲字

駕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  
謙辭也列

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  
也駕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

向曰疲極

謂古賢  
人也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濟曰殘謂被刑  
穢穢惡名也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

善本有以字

獨鬱悒

邑

而誰

與

善本作與誰

語

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翰曰身為殘刑動見猜過本於益而反損

既不得志則誰與語此事

諺曰

銑曰諺言也古今相傳之言曰諺

誰為

去聲

為之孰令

聽之

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己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

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聽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

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銑曰蓋辭也鍾子期

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

為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

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向

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於己心者必罄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今人

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善曰隨隨侯珠也和

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翰曰大質身

也虧缺謂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之珠卞和之玉行若

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書辭宜荅會東從用上

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

來又迫賤事

善曰往前與我書書宜應荅但有事故不獲荅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

苦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濟曰得少卿書

詞宜即荅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來且復荅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

相見日淺卒卒七無須臾之間開得竭志意善曰文穎曰卒卒促

遽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迫季冬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

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

知銑曰近僕又薄博從上市雍恐卒然不可為諱紆

季冬將刑也共反善曰季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

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本

以曉左右善曰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曾

以曉明少卿左銑曰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幸勿為過向曰固陋之志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

府也善曰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首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與謂行德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決

之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決性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臣五

本作也字

濟曰言君

故禍莫憐

慘

於欲利悲莫痛於

傷心

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良曰多欲而求利

者禍必至

行莫醜於辱先

火

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記

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

詬

尋此二書其訓頗同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

刑餘

被刑

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宮刑為大也

也

也

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

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

昔

五臣本 衛靈公與

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

謂下文也

有者字

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

使孔子為次乘遂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曰雍渠闔

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闔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

商鞅因景監見

一趙良寒心

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

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

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良同善注寒心謂愧恥也

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

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妹音血飲泣更

五臣本無更字

張空拳

權

善曰孟康曰沫音類

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

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

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

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

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

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

奇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

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

鐵故猶舉空拳以冒亡白刃北嚮許爭死敵者嚮謂向

冒白刃之敵也

賊也爭死敵者謂爭勇死

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

王侯皆奉觴上

市壽

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

向曰拾國家遺

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人也

外之

善本有又字

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奪

寒

旗之功

濟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奪取也

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

向曰交游朋友

也先美寵盛也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

此矣

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銑曰

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許者僕亦

善本無亦字

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善本無奉字

外廷

末議

善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

廁間也遷為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 濟曰陪奉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 不以此

時引綱維

善本作維綱

盡思慮

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綱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也引舉

也今已

善本作以

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

吐臘

茸之中

善曰闡茸猥賤

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猥劣也呂忱字林曰闡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灑除道也隸僕

也闡茸小人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代

善本作世字

之士邪

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銑曰痛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

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

向曰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

乃無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善譽

善曰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

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

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

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

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力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  
父母曰不肖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

不才之力以成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善曰毛  
先人之業也

藹多士媚于天子濟曰言務一心而事乃有大謬不  
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

然者夫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良曰主上  
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明

不然者也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素非能相善  
夫助句也

也趨舍捨異路善曰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  
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向曰素

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  
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銑曰自守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奇節之士

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翰曰

下謂謙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丑積

卑不爭

也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善曰

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

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

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

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

今舉事一不當

丁浪反銑曰謂陵

事迫降匈奴

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魚列切善本作孽

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生其

罪釁也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

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搆結以生其短枉加誅

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善曰

也媒猶搆結也藥生也

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音

也良曰提執也

虎口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橫

王庭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

挑徒鳥彊胡仰億萬之師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

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臣

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衆也

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當去聲顧野王決曰

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向曰言陵虜救死扶

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十九

傷不給

善曰顧野王決曰給供給也

翰曰言胡

毘

善本

作旃

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

人善曰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

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旃裘言所服用也言皆怖懼悉盡也左

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一國共攻而圍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

而圍轉關千里

良曰轉謂相馳逐關戰也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

不至謂五

士卒死傷如積

子

然李

善本無

陵一呼勞軍

將失道也

士

五臣本無不起濟曰士卒傷者為陵撫

躬自流涕沫

下腐刑極矣

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官刑腐臭故曰傳曰

刑不上

市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

善曰禮記文

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

子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

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

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穿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銑曰檻圈也穿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喻

故士

善本無士字

有畫地

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

天子後數史日陵敗書聞向曰聞奏於天子也主上為之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翰曰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悼濟曰憂病也誠欲效其

款款之愚善曰款款忠實之貌向曰款款勤心也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少分甘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

之善本無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

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

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

欲取得其敵將報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

漢恩也當敵也

暴蒲於天下矣

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

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

之功

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

魚解眦柴解之

辭

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辭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貌

未能盡明明主

不曉以為僕沮

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稅遂下於理

善曰

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也

**拳拳**

丘辨

**之忠終不能自列**

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

曰拳拳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善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天子終從獄吏之議上謂天子也卒終也**家貧貨**

**賂不足以自贖**

向曰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

**交游莫救視**

善本無視字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銑曰伍對也

深幽圜圉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

濟曰圜獄也

李陵既生降

善本

其家聲而僕又

佴二之蠶室

善曰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隤墜也如淳曰佴次也若人

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

銑曰顏壞也顏壞家聲謂陵祖

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佴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

良曰為天下所看而笑之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

也

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易謂難也一二謂委曲也

僕之先

臣五

本有**非有**

五臣本有所字

**剖符丹書之功**

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

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

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

許六

**流俗之所輕也**

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

優也

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歷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

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

**異**

善曰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

不減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殊蓋恨俗所輕之也

**而世俗**

善本無俗字

**又不能與**善本

作與

死節者次比

善本無次比二字

善曰與如也言

能死無益也

良曰

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

特

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韓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

終也言遷之死世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

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

韓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

死善本無下死字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善曰

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銑曰

人生必有一死若

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

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

其次不辱理色

善曰理道理也良曰理義理色顏

也其次不辱辭令

善曰辭謂言辭令謂教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

其次屈

善本

作詘體受辱

善曰詘體謂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向曰易

服謂堯畫衣冠

其次關木索

先被皮篴之

楚受辱

善曰漢書

曰篴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篴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篴楚篴楚皆杖木之名也

繩也以拘縛之也

其次剔

他

毛髮嬰金鐵受辱

善曰謂髡鉗也

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金鐵謂鎖也嬰繞也

其次毀肌膚斷

短

支體受辱最

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際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

刑於

五臣本無於

大夫者殆為此也

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加刑近

為此汚辱殆近也

夫人情

五臣本無情

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

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妻子也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

翰曰至於感激義

今僕不幸早失

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

且勇

者不必死節

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 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故不必

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

平聲也善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銑曰牢獄

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

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薄行

幽於圜牆之中

善曰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良曰暴露榜擊也圜

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良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眾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眾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

何者積威

五臣本作

畏約之勢也

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

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為厚

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且西伯伯也拘於羗里

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

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羗里王制曰九州

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於

善本作于字

五刑

銑同善注羗里獄名

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

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

皆先劓斬左右趾各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

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臚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殺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濟同善注陳猶徧也言桎械徧於身也

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

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  
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誅陳

王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  
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

猶伏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五臣本作清室善  
罪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漢書曰  
周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守行

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  
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之漢書音義如淳曰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  
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

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魏其大  
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

將也衣赭衣五臣本無關三木善曰三木在項及手足  
也漢書曰竇嬰景帝時

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  
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周禮曰上罪梏拲而桎  
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韋  
昭曰梏兩手合也拲音拱桎之栗切銑曰魏其竇嬰  
也諸赤色也罪人之服  
季布為朱家鉗奴  
善曰漢書曰  
關穿三木謂粗械枷也  
季布楚人也  
為任俠有名項籍使為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  
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于濮陽周氏周氏曰漢  
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  
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  
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  
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  
灌夫受辱於居室  
善曰漢書  
謝拜郎中  
濟同善注  
灌夫字仲  
孺潁陰人也為大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從  
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  
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  
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  
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  
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  
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  
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  
為壽迺效兒女曹咕嚕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胷何知程  
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  
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  
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濟曰丞相田蚡娶  
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

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  
于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隣國

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我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翰曰罔猶法也

言不能引志決烈以自我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  
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

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善曰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所共知亦何怪也

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

夫人不能早

善本有自字

裁繩墨之外

銑曰言不能自我早至亡滅以出獄吏繩

墨之外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篇

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

亦欲以究天人

五臣作地

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

草創

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矣

惜其不成是

以善本無是就極刑而無愠色

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字以作已

恨色不然亦僕誠已

善本作以

著此書藏之

善本作諸

名山

良曰言當

時無聖人可以示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

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也言與傳大邑都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

良曰償還也遷

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向曰雖萬度被

為人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

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免於死哉言皆

勉勵自殺

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

力追縲五臣本作縲思列切

之辱哉

善曰孔安國曰

縲繼墨索也繼攀也所以拘罪人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

蓋欲成先人之業故

未能死也

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

善曰晉灼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

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翰曰荆

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殺者況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

所以

隱忍苟活幽

五臣本作函音含

於五臣本無於

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沒世而文采

善本作彩

不表於後世也

善曰論語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濟曰沒死也死於

此代文章之士不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

古者富貴而

名五臣本

善本

磨滅不可勝記

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

乃稱

蓋文王

五臣本作西伯二字

拘而演周易

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

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

之

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

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  
酉蒼頡篇曰演引之  
仲尼厄而作春秋

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

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  
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良曰

以諷之也

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

孫子臚

毗忍

兵法修列

善曰史記曰孫臚與

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濟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使人召臆臆至恐其賢于己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曰臆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于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

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曰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庶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不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

### 詩三百篇大底

音賢聖

善本作聖賢

發憤

之所為

于偽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

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所

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翰曰：述

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乃五臣本作及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管

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濟白策即兵法也僕竊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

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文舊文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

略考其事綜其

終始

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終始也

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

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

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為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

無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

良曰沒終

也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

灌園治產以

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

濟曰治

人故

不意當復用此

五臣本有以

為譏議也

五臣本無也翰曰言不意會

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

五臣

作禁

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五臣本無也

有時而既

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

月復初

銑曰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

臣之得罪已

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

刑戮亦無  
悔恨矣

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銑曰俗人不知難為

言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

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

僕

以口

五臣本作此

語遇遭此禍

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

重

逐

為鄉

里所戮

善本無戮

笑

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

以汚

烏

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

善本無之

丘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

銑曰垢穢也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

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一日至九九

數之極也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

善曰莊子魯哀公問

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  
若有亡也庾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  
如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  
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

霑衣也

良曰斯恥謂被刑也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善本有於深

藏巖穴邪

濟曰閨閣臣閹官引出也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

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

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言沈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

今少卿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

五臣本無與

僕私心刺

力割謬五臣本從

系密救切乎

向曰刺戾也繆誤也與我心戾誤不同也

今雖欲自彫琢曼

音萬辭以

自飾

善曰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辨曼辭高生之節行

無益於

俗不信

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為人俗所不信也

祇作適

足取辱耳

良曰耳辭

也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書不能悉意

五臣本有故

略陳固陋

翰曰固猶鄙也

謹再拜

#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善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

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閒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

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

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

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濟同善注

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

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

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惲材朽行

五臣本作行朽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善曰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韋曰先人

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善曰

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向曰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惲以此有功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矇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善曰爾雅曰督正也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

及謂智所不能及

然竊恨足下不

五臣本無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

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俗中相毀譽也

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

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以報荅此理又

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過

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

爾志之義

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謂會宗

憚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人

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銑曰謂父敝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

謂宗族十人乘之也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

去聲

聞政事

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濟曰摠領羣官之長與

聞國家政事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翰曰建立也言不能

有所立明正之道以宣布天子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

之遺忘

音望 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已負竊

位素飡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

子兮不素飡兮

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懷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

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橫被

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

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

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豈意得全

善本有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音良惟君子游道樂以

忘憂小人全軀說以

善曰史記曰陳平游道曰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向曰游無欲之道忘罪

善曰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竊自思

善

依以揚聲

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

而身不免於

幽執

善本作繫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善本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

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公

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貢對鄭王子伯駢曰君

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請單使也長八寸曰

咫尺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五臣本作也向曰

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

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烹羊炰羔斗酒自勞

良曰憚自

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

魚炙也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

翰曰謂作樂也秦聲擊缶也

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

五臣本作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嗚嗚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

秦聲也

濟曰缶樂器陶土為之嗚嗚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為箕

善曰張宴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

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向曰田作也南山陽

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銑曰一頃

百畝也喻百官也其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

實空有莖而無益于時用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

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

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五臣本頓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

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憚幸有餘祿五臣

力方五臣本無方釋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力方五臣本無方釋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

污鳥

辱之處憚親行之

濟曰賈賈賣也豎小人下流之也求利則為汚辱之處

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

善曰言處下流為衆惡毀所聚翰曰我在下流之中衆人毀聲

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

之有

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

草亦何求稱善之譽蓋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

五臣本作人

者卿

五臣本無卿

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之

五臣本無之

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

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

銑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故道不同不相為謀

翰曰

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哉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

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

三人者君皆師之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

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

頃者足下離舊土

善曰謂去西河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夷

五臣本作戎

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

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

向曰昆夷西戎也其人士弟多貪鄙之性如

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

心乎言我志

於今乃睹

五臣本作觀丁古切

子之志矣方當盛漢

亦不可遷也

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翰曰勉彊旃之也言願子彊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

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  
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  
馬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  
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  
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  
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  
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  
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魯國孔融  
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  
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  
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歟茲暇

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善曰公謂  
曹操言公

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向曰

海內知識零落殆

盡

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善本有有

會稽盛孝章尚存

五臣本

其人

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良曰孫氏謂

策也孥子也湮沒謂喪亡也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無援助如無右臂

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復

永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

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

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

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

雄霸比於桓公欲使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救盛憲於吳故云此

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紱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

以為容

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

坐卧念之何以

為心

翰曰言豈不內愧也

引鏡窺影

善本作景何以無以

施眉目

日向

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恥哉

舉厝

五臣本作措

建功何以為人

銑曰舉措猶進

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自建何以為人生於天地間也

惜乎棄休令之

可致可弘大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

皮柄切善本從言

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議孝章得失也

孝章要

一召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

所共稱歎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

殷王而受九牧

銑曰要盛也孝章雖為少年謗

燕君

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

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國策郭

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于他國未至而千

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

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

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

也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良曰此

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  
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  
用之餘同善注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

無一術實須得賢

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

珠玉無蹉

胡定

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

賢者之有足乎

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于海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

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銑曰蹉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況賢人者有

足而君王好之

而不來者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行自齊往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

往乃破齊國威震諸侯  
翰同善注嚮善本作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居  
臨溺善本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北首

音燕路者矣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

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隗勤

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

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五臣本有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

善本無也 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

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

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  
浮浮以書責之翰同善注

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

五臣本作慎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武

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  
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  
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  
令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  
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  
曰鄭伯克段于鄆向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

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

五臣本作人

親職愛

惜倉庫

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命也

而浮秉征伐之任欲

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

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翰曰

秉執也

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善本作滅族

之

計乎

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于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

兵作逆為

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

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

匹夫媵

以證

母尚能致命一殮

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斂于首山見靈

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  
葷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  
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  
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哺臣父臣之  
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  
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忘國以一殮而獲二死士媵母  
未詳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  
識之人有感一殮之惠尚能致命以報惠也

豈有

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善曰三綬

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

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也夏謂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善注

中國

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

難敵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

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

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

善曰文帝荅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

天兵神拊師徒無暴樵牧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彼賊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

嘉名造臬

古堯氏夷昌

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鵠不孝鳥也先食母而後飛以

喻逆臣

捐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可傳後葉子孫慶善祚福也

招

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

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

皮國恩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游

銳曰上谷太守耿況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

俠游謙讓

五臣本作議

屢有降

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自功曰伐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往時  
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于天下也自矜功曰伐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善本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善曰白頭豕未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  
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

之人如寵功者不少異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曰張晏

齊燕楚韓趙魏向曰時伯通自六國之時其勢各盛  
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

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廓開也勝彊故能據國

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  
數也  
者假設

問辭言今天下廣于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善曰

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

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此猶河濱之人善本作民捧土以

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

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

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方今天下適定海

以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

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力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

義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寵之叛

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說邪之諛言

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容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

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

諛虛

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善曰或本云永

也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翰曰寵為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為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誤我鑒視也

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讐寵勿以前事有過懼誅疑而

不改逆願留意顧老母少

五臣弟

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願留意

改節以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

見讐者所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又以寵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濟曰後見誅斬為讐者所快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

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

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

善本作參

意奢說事頗過

古其實

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得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

事不能得為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

思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

銑曰曹洪不

為歡也

辭多不可一二粗

徂古

舉大綱以當談笑

濟曰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四

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

四方之嶽  
三塗山名

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

善本作人

揮戟萬

人

善本不得進

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翰曰彼謂蜀山

而我軍

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古

未足以喻其易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

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 鉞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

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

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

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

戰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

不義而彊

其古

人 五臣本

常有 善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

作今

常有

其弊必速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

也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

婢袂反 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

善曰尚書帝

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良曰夏殷桀紂

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

扈氏威

侮五行並為暴亂

故以見斃斃死也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

翰曰有道則勝無道

則敗克

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善曰左氏傳闕廡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敵君之所聞也

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

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

故昔鬼方聾昧崇虎

五臣本作虐

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

津有

再駕之役

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于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三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目不分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

善本無焉字  
殷誕受厥命

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紂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

然後一服戎衣而勝  
殷紂成此武功也

未

善本作焉

有星流景集颺奮

善本作奪

霆

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五臣本作焉  
曰戰國策曰樂毅

善毅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颺舉霆

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颺風奮舉捷勝也

由此觀之彼固不逮

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翰曰彼謂張魯也

逮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觀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

如此

在中才則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

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麋

力

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

荅曹洪書曰今魯罪魚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救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

何者

濟曰自發問上文所疑將述其

理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

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

蓋聞過高唐者效

王豹之謳

一侯切而西河善謳

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

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 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馬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游睢惟渙者學藻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

續之綵

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締繡日月華

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 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續綵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 間

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

善本無之

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文章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

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故頗奮文辭異於他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

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

七人

是何言歟

善曰郗原別傳曰原遊學

詣孫菰菰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

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

夫駮

綠

驥垂耳於

善本

垆牧

善本鴻雀戢翼於汙

音池

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

外謂之坰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雁高飛不集汙池良曰騶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坰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小水也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

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廐置之外廐濟曰褻輕也廐育馬所

及

其

善本無其

整蘭筋揮勁翮

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

字蘭筋豎者千里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向曰蘭

陵厲清浮顧眄

善本作盼

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補角

哉

善曰爾雅曰晨風鷖也毛

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高也陵高清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

向曰厲

遠逝豈可借翰于六駁之

駿乎晨風鷗也六駁馬名

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其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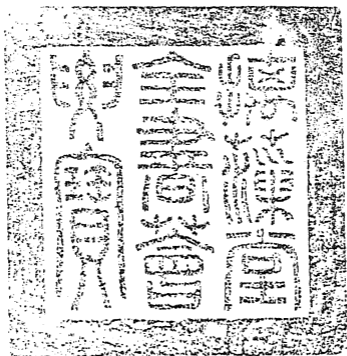
洪白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

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翰曰丘虛噓笑也

文選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